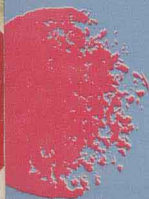


黑色的辉煌

1986

朱增泉 著



黑色的辉煌

朱增泉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黑色的辉煌

朱增泉 著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总发行
石家庄军事教育学院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940毫米 1/32 印张4.375 字数68,000 插页2

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10,400

定价: 2.70元

ISBN 7—5039—0467—4 / I·259

序

周良沛

诗，就是诗。任何人，只要他写的真是诗，最后最能说明诗人的，依然是作品本身。在每日印出的许许多多的作品里，有的几乎很少，甚至没有什么审美价值，然而也会有人喝彩，那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或是为了某种需要如此，因此，不论捧得怎么高，毕竟是艺术的悲剧。然而，好的作品，有审美价值的同时，常常也是可以有很高认识作用的。后者，是作者渗进表现生活的透视力，也是作者的思想水平所决定。要说最能说明诗人的还是作品本身，那么，作品毕竟也要这么说明作者。朱增泉下笔写那焦土，作者总是鸟瞰式地看战地，这恐怕与他在战地处于一个领导的位置是相关的。这位上

阵才开始写诗的将军，这位只读过小学，出身农民的将军，一试笔就是一首长达百余行的《猫耳洞人》是颇能说明这一点的。猫耳洞，猫耳洞人，这一老山一开仗一直没变的现实，也一直是老山诗离不开的题材。过去，写猫耳洞多是写洞中艰苦难忍的生活，其中写得真的，它的意义也是永远不会过时的；但是，相同的猫耳洞，总不该成为写猫耳洞者思想艺术雷同之弊端。朱增泉的《猫耳洞人》有这么一节：“地球人，是被探测的，外星人”，不同星球上的人，看对方都是“外星人”，处于不同环境和认识水平，那怕在同一个大地，当相互互不理解时，实质上就如同互为“外星人”。

奇闻！一条不可思议的，奇闻
荒诞！荒诞得，让人难以置信
沿着国境线，硝烟熏黑的，峭壁
依着谷地焦土中，不屈的，危岩
象，一群不朽的，石窟
象，一片不可亵渎的，神龛
象，一个个凌空高筑
俯视狐鼠出没的，鹰巢
穴居着，一群——裸体人！

很难想象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战地竟有如此的“裸体人”。但是，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中还闷在猫耳洞坚守岗位的战士，胯溃裆烂，穿任何东西，都会跟肉粘紧在一起，撕都撕不脱，只能，也只好赤身裸体。

想象的人

有时候，比神话还不可捉摸

现实的人

有时候，现实得象史前传说

真实的人

真实得一丝不挂时，才算确凿

这是使人为之愕然的场景，这要心灵与心灵找到沟通的渠道。他们比远古祖先穴居在“更矮更暗更潮更闷热的，洞穴”，诗人将这与多少万年前裸体穴居的蓝田人、元谋人相比，比我们民族“捍卫繁衍生息疆域的悲歌和浩歌”之“龙的传人”的血亲关系，也揭开今日在猫耳洞的“裸体人”之迷——

裸体，是我们殊死生存的，需要
生存下来，是殊死战斗的，需要
我的战斗，也有你的，需要！

对于这场战争，这也是不叫宣言的宣言。诗人写的猫耳洞很小很小，诗人写它的眼界却是高的，胸襟是广的。作者鸟瞰式地写战地全景中的猫耳洞，达到的，是不同于过去白描洞内直观印象的作品效果，但诗人的热情还是在鸟瞰中寄于猫耳洞，回到战士当中，它同过去反映猫耳洞生活的作品放在一起，既有相异于它们之处，也难把它和它们截然分开，甚至诗人其它那些不叫《猫耳洞人》的长短诗，也还是写的“猫耳洞人”，这也是诗人作品生命所在之特有的方式之一。如果说，诗能被猫耳洞所限死，那么，猫耳洞典型环境的典型诗氛，恰恰该是写作者所需要的典型艺术之所在，何况，诗人恰恰是跳出了猫耳洞写猫耳洞。长诗要能着力经营猫耳洞的细部描写，只会将诗人宏观诗构感染出更大的艺术魅力。要说猫耳洞是猫耳洞诗的“局限”，不如说它形成了这些诗的一大特点。

上前线的人，一拥而上地写诗，其中较多的人是由于长期在和平的环境里，一到老山，生活的反差，感情的变化和激动都是很强烈的，写诗，正是找到宣泄它的方式，于是直抒胸臆地呼、喊，甚至喊口号，也是出于真情，但有时却未必都能成为动人的艺术。有的也想艺术

地表达自己的战地感受，由于初试笔，或是写过一点分行文字也还幼稚，又不是单纯借诗作感情的宣泄，而是有心于诗在关心诗者，对于后方诗界一些时髦的东西，受其影响也是难免的，那些技巧、诗风，自然也有用武之地，用于适合它表现的东西，但用于表现猫耳洞人，有的就实在对不上茬。《猫耳洞人》，是颇多浪漫主义的东西，这，似乎是为诗人后来一系列长诗更充分发挥其浪漫主义的热情开道，它相同于不少老山诗作者宣泄的那种感情的气质，但是，浪漫主义的艺术总是不同于浪漫主义式的情绪，因此，它在老山诗中出现，倒有使人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。

诗人试笔之作的试笔试得好，之后，是一发不可收拾。写的多是百余行，以至数百行的长诗。如《老山下，有一条盘龙江》，诗的想象也随奔腾的江水，随名为“盘龙江”之“龙”飞腾长空，翱翔万里，充满奇思妙想。蹲猫耳洞的战士，成“龙的传人”之“龙群”，在老山的战斗中“为龙的尊严——决死！为龙的腾飞——祭血！”《战争。雨季。地球的又一个受孕期》，将猫耳洞也说成“长在地球浅腹部的胎盘”，猫耳洞人“正在胎盘中受孕”。《人类。历史。人类耕种着历史》，只要看看他以

下的小标题：《法老王和金字塔之谜》，《斯巴达克的悲惨结局和古罗马的几座辉煌建筑》，《孔子和〈论语〉，秦始皇和万里长城》就明白，作者的笔触、想象是中外古今、天上地下……。到诗人近期《月亮。钢盔。头颅。枪管》，又可以看到他新的突进。作者利用这月亮、钢盔、头颅、枪管的具象之“圆”，将现实化入梦幻，梦幻坠陷在严酷的现实，战争与和平，方与圆的矛盾法则从其中悟化而出，又归化其中，相融相错，使笔墨触向哲学的深度。乍看，颇多现代艺术之风，联系到作者现有的全部作品来看，倒有我们古典哲学鹏鸟作九万里飞的色彩，但它不是玄想、禅理，而是比现实更现实，比浪漫更浪漫的唯物论者辩证法的灵感……。这一系列作品，有时作者诗的灵气多于诗的推敲，有时随着诗笔的熟练而随意也会出现一些散乱之笔。诗人对生活认识的自信，使他笔下出现的，不论多么浪漫的联想、想象，有时既有理念大于形象之处；更多的，却是要人认同他对事物的确认。诗人的想象随老山漫天云雾翩跹于猫耳洞时——

.....

我进雾海访洞穴，

哦，我看见了龙！

年轻忠诚的士兵群，

硝烟里孵化雾海里升腾的龙种啊！

我与你们同行来，

当初为何不曾发现龙之群？

噢，这云遮雾罩的藏龙之地哟……

——《老山下，有一条盘龙江》

在此，作者不是运用比喻，他想象的龙种，读来就是猫耳洞的战士了。诗人丰富，又是复杂的创作现象，正是为诗者发展自身、往前攀登必然的律动。这一系列长诗，只用点头摇头论其成败，是太简单化了。它们还不是都能超过作者试笔的《猫耳洞人》，但是，后来的笔触，却是向更广更深的思想艺术掘进，这一点，又可能成为远在《猫耳洞人》之上的思想艺术高度的计程牌。

不知道诗人偶尔写短诗的笔墨，是准备扩大、移植到长诗前的“试验田”，还是考虑不同篇幅、不同容量的长诗、短诗，就该有不同的格局。如“山深／林密／孤骑”这样的句构，就是从“西风／古道／瘦马”的古词中托演出来，“虎视雄关秦时月”中的“雄关秦时月”

更是古诗词“汉关秦时月”直接化进新诗。过去，也有人以语言的诗词化作为民族化的创作实践，看来，朱增泉不是这样。

蓝天
白马
红土地

疾驰后的驻立
淡
高远
静

低头啃绿的草
喷鼻闻红的土

惊雷
长啸
注视狂风急雨起处……

这四十三个字，构成的，是一幅中国水墨画，不叶韵，却似“五四”后有的诗家讲求的音节，它不象诗人的长诗，追求那种宏浑的气

势，而是营造诗的意境，酷似小令散曲中的艺术小品。到了诗人的即兴之作《中秋》，大概可以看成作者这副笔墨的极致：

中秋赏月，
有雨无月。

无月有梦，
月！
月？
月……

短短十五个字，丰富的人生体验。有话蕴于月中，说梦又非梦语。这是没有写战地背景的一位军人情怀很细致又简洁的坦露，又是很传统的，在宋词中常见的那种人性人情的传统表现方式。它和作者《黑色的辉煌》艺术上的色彩反差是很强烈的。这首悼念烈士之作，称烈士为“不再发光”的“巨大引力”，将那些都加上了黑边黑框的名字与肖象，将沉寂于地下，辉煌于人间，将有限的生命寄于无限之中的忠魂，将生与死的矛盾统一于精神、哲理而产生的意象——黑色的辉煌，又是另一副笔墨的智慧。这些诗，都不能作为诗人思想、艺术

的代表；作为读者、评论者，可以对它们有不同的选择，而个人喜爱的，到不一定就是能完全说明诗人的。诗人多面的艺术，是它敏感于多方艺术的悟性与可塑性之多样的尝试，多样的追求。

从个人的兴趣讲，我更喜欢诗人《我案头，站立一尊秦兵俑》、《迷彩服》这样的作品。前者，作者对着“一具灵魂的化石”的俑，看他“有满腹的话要对我说 / 然而你什么也不说”时深思他“身经十万里征战 / 亲睹剧痛中分娩了统一的古中国”，到自己“在硝烟中思索着走向最终的沉默”时看清的“存亡之道”、“死生之地”。诗的诚挚表现出一个军人既非慷慨激昂却是视死如归之庄重、深沉、苍劲的诗氛与力度，颇有感染力。《迷彩服》，本为作战的伪装服，有利于作战；而战斗，是真格的，是“前额迎对敌人枪弹”的历程，是血与火，生与死之间的路，恰恰又来不得半点伪装。诗人从伪装的假象，透视出人生的真谛。

不羡慕古罗马骑士的斗蓬，
不留恋赵武灵王的胡服，
抖起当代军人的威风，
你潇洒地穿起这件迷彩服。

披一身生命的斑斓，
同苍白地活着的人区别开来，
用前额迎对敌人枪弹的战士，
你最懂得
人生不能靠伪装取得价值。

浑黄底色——
民族之魂携着你，
从古老的黄河沿途走来。

团团墨绿——
穿越丛林的搏击，
使你的青春跳跃过嫩绿色。

点点浓黑——
你蘸取四溅的硝烟，
记录下生命与战争的撞击。

色与色之间缺乏过渡，
战士对生与死都厌恶暧昧。

不要为迷彩服缺少红色遗憾，
在把敌人撩倒之前，
战士珍惜每一滴昂贵的血。

迷彩服，是过去解放战争中所没有的装备。今天“潇洒地”穿起它“抖起当代军人的威风”是实，看它的颜色是硝烟、青春、黄河是虚，是诗，是由具象产生诗的形象。从具象到想象之间，思辩的穿透力，产生几组类似“一身生命的斑斓”“同苍白地活着的人区别开来”这样对比对立的形象。回复到战斗需要伪装，战士的人生又是不容伪装的课题，那就是哲学了。“不要为迷彩服缺少红色遗憾”，但是，若要添道红色增其伪装性，那么，战士鲜红的血又是真格的，是无法，也不容作伪装的，战士一旦洒热血为它添道红色，人们又该为这“遗憾”庆幸，还是为“遗憾”得以弥补将得到悲痛的骄傲？真与伪，不难认别，求真，有时付出的，却是残酷的代价。诗所寻求“人生”的“价值”也是诗的价值。

正是找到诗的价值与人生价值的一致点，一位军务繁忙的将军，诗龄不足一年，竟写出两千多行诗，虽然不可能水平都那么一致，而他写出一篇就是一篇。一旦离开战地，他也完全可能突发性地放下诗笔。军人的感情会敏感于战争，但也决非不遇战争不动情，因此，诗也终究不会离他而去。在这种时候，忙于在他

的创作实践中找出个什么结论，为时太早，也太轻率了。何况一位在思想和艺术上很顽强的探求者，他的探求是不会打下句号的。

1988.1.20 前线落水洞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周良沛 1
--------	-------

前线，十八号界碑

迷彩服·····	3
我案头，站立一尊秦兵俑·····	5
猫耳洞人·····	8
穿绿裙的男兵·····	17
钢盔·····	19
黑色的辉煌·····	20
连长之死·····	23
背后，谁在乱打枪？·····	28
战争和我的两个女儿·····	30
战地中秋夜·····	35
老山风靡相思豆·····	36
妻子邮来一声啼哭·····	42
阵地上的一窝鸡·····	45
前线，十八号界碑·····	49